

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
吳中文獻小叢書之十四

楊大瓢先生雜文殘稿

序

楊大瓢先生賓。字可師。浙之山陰人。少穎悟。能作擘窠書。及長。以刑名經濟之學。佐大吏幕。既工書法。精鑒版碑。復好著述。才高氣豪。名重一時。年十三。父安城公坐張魏之獄。偕妻流寧古塔。先生奉大母於江浙間。喪葬事訖。年已四十。值清聖祖南巡。先生攜弟迎叩御舟。請代父戍。不許。遂出塞尋親。朔風瘡膚。山怪魅人。斷冰膠雪。馬蹶破顱。艱危險阻。九死一生。卒遇兩親於柳條邊。其事其歷。何異乎鄉先哲黃公。端木之尋親於白鹽井也。惟一則終得迎歸孝養。一則父歿戍所。詣闕泣請歸骨。而格於例。幾經阻折。乃得奉母扶柩歸葬吳下。是則先生所遇之艱。用心之苦。有過於黃公者矣。先生事蹟。詳吳縣志流寓傳。藝文考並載先生著述甚多。而傳稱大半已佚。今所存者。惟柳邊紀略五卷。以昭代

叢書。遼海叢書。小方壺輿地叢鈔。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。俱皆刻入。遂得流傳。此雜文殘稿一編。幸遇季氏。乃未湮滅。先生之文不尙塗飾。一以深情至性。鎔鑄鍛鍊而成。如祁奔喜李兼汝魏雪寶諸傳。淚痕墨痕。誦之悚然。非身歷目擊者。不能有也。而大瓢偶筆自序。金石源流序。鐵函齋書跋自序。存疑錄自序。家庭紀述自序。糊口編自序。唏髮堂詩稿自序諸篇。雖未能獲睹其書。得讀序文。亦足以矚先生著述之大意焉。茲以是編列入吳中文獻小叢書第十四種。原附出塞省親投贈詩文。仍梓卷後。蓋欲廣其傳。而彰先生之純孝也。

民國二十九年四月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編纂委員會識。

原序

楊大瓢雜文殘稿二冊。向藏其裔孫六士員外夢符處。六士子果林爲鎮洋縣尹。歿後。遺書散佚。金石碑版。有大瓢題識者甚夥。俱爲骨董家捆載而去。此書亦出以易米。值歲歉。余不能得之。爲緘致海甯友人楊芸生廣文。俾藏護之。而終惜其書之無副本流傳。或致湮滅也。因與王君心齋葵同錄之。凡三日而畢。又有送大瓢出塞省親詩文卷。同時獲見。并錄於後。時道光二十有九年涂月旣望。呵凍記此。太倉季錫疇。

楊大瓢先生雜文殘稿

楊賓大瓢著

唐鑑萬潛書序

今之言古文者。莫不學唐宋八家。若左國子史。則鮮有學之者。夫世之爲文者。豈不知左國子史之勝於八家者。大抵以其體制不同。不可施於應酬贈答之間。又深厚閎肆。變化無端。學之頗難爲功。不善學者。不爲宋子京王元善之佞屈贅牙。則爲趙蕤製嵩之荒野怪僻。不若八家之門戶顯然。如習禮於庭者。坐作拜跪。周旋折旋。皆有一定之節。可以終身用之而不亂。故畏難而樂易者多趨焉。唐子鑄萬。獨喜孟子戰國策管列諸書。讀之終身不倦。家貧。居室陋。不能容膝。每與其細君櫛比。針黹共一席。以是多沾汚而不完。然丹碧皆黃。圈點重複無隙處。而其揣摩簡練。言淺而意深。力雄而氣厚。得國策諸子之神。而無趙蕤製嵩之病。言八家者勿能及也。然亦不爲八家酬應之文。以是忌之者。每指爲縱橫長短而詆毀之。不知其爲之也難。積之也久。而光怪陸離有不可掩者。初刻十二篇。名衡書。四方爭購之。其後文益多。以其名類於老泉之權書。更之曰潛書。而不能卒刻。世之人莫得而見焉。唐子歿。有何庶常。屺瞻者。言於皇八子。以數十金爲之營葬。金至吳而唐子已葬。其婿王子璧宏歸其金。屺瞻復爲之進言。於是刻其潛書之未刻者。吾司馬長卿爲式騎常侍。其文不彰。乃從鄒枚之徒游。見知於梁孝王。而其文始大著。今唐子何

不幸而歿於數年之前。不得從祀瞻諸君。使其文見知於皇八子。得比於長卿子虛之賦。然猶幸而知其文於身後爲之刻而行焉。是又言八家者之所求而不得者也。唐子亦可以慰矣。

柳邊紀略自序

中原土地之入郡縣者。其山川方域建置物產風俗災祥之類。皆有文以書之。書而不能盡。與所不及書者。則徵之逸民遺老。所謂獻者是也。文獻備而郡縣之志成。若乃不入郡縣之地。雖聲教已通。而土地不毛。人民稀少。中原之人偶一至焉。皆出九死一生。呻吟愁苦之餘。誰復留一字以傳。若冷山之松漠紀聞。五國城之南燼紀聞。英宗比狩之革嘗。亦絕無而僅有之作耳。然南燼所載。道里方域。與金史不同。又極詆失。后前輩多言其僞。而松漠革書之所紀。亦甚寥寥。不足比于郡縣之志者。何也。無文獻以助之也。甯古塔在五國城冷山之間。明時隸奴兒干都司。所謂不入郡縣之地也。今雖與盛京唇齒。如豐沛之於竹芒。然耕者絕少。彌望無廬舍。常行數日。不見一人。與前代等。康熙初。先子坐張魏之獄。徙於此。倡滿漢人耕與賈。而教之以禮義。若無所苦者。然九死餘生。加以國破家亡之感。憤懣抑鬱。發爲詩歌。往往驚其座人。不以爲怪。則以爲不祥。於是投筆焚硯。不復有所書。余年十三。離先子。奉先王母於江浙間。喪葬訖。年已四十矣。然後出塞。居未數月。又以事遣歸。當其出塞也。自有白雲親舍之思。而又陰風朔霰。皴瘃其肌膚。耳鼻手指。一觸輒墮地。入阿稽則萬木蔽天。山魃怪鳥。叫噪應答。喪人膽。斷冰古雪。膠樹石。不受馬蹄。

馬蹶而仆者再。觸石破顛。血流數升而死。死半日乃復甦。甦久之。猶不知在人世間。方是時。遼陽松杏大。小凌河諸戰場。南北關木葉老邊混同呼里改諸阨塞。皆跋涉於呻吟愁苦之中。及其至也。喜極而悲。日侍兩親。供三十年子職於數月之間。尙何心求甯古塔之文獻而書之哉。迨後先子卽世。歸葬於中原。回念耳目之所聞見。有宜書者。衛所之設。雖自成宣英三朝。然中原無往者。傳聞多不詳。如長白山在甯古塔南。舊圖皆畫于其北。山半一潭。周三十里弱。而大明一統志。則云八十里。如此舛謬者甚多。更有更舛謬而不可得者。一宜書。先子謫居久。變其國俗。不異于管甯王烈之居東甯古塔。至今悲思之。二宜書。邊內郡縣。既有志矣。邊以外不設郡縣。無志。又無他所紀載。如松漠紀聞者。而余適過之。三宜書。文字雖無。而余所遇老兵宿將。其言有可探者。又先子至其地。在三十年前。所見三十年前之老兵宿將。是卽其地之獻也。而余亦得聞其言於先子。四宜書。泉甘土肥。物產如參貂。非中國有。楛矢自孔子後。誰復能辨之地。又在遼東三衛外。而城郭非他編磨者比。五宜書。夫地在異國。雖不宜書。好事者猶將書之。况有此五宜書。余又安敢不書。此柳邊紀略之所以作也。柳邊者。插柳條爲邊。猶古之種榆爲塞。指甯古塔境也。若黑龍江。則附甯古塔者。亦得書奉天。則補其志之缺者也。亦牽連書之。而省覲之詩附焉。雖其山川建置風俗災祥。率多未備。不敢比於中原郡縣之志。或以出於呻吟愁苦之餘。而附於洪忠宣松漠紀聞之後。斯幸矣。

大瓢偶筆自序

嘗聞歐陽率更好書古事。永叔好書今事。黃山谷好書禪伯句。秦少游好書山鬼句。東坡與高宗好書佛經。今世則大抵書古人詩。余獨不然。往往書金石事。譬之織者以布帛衣。不必別求旃裘也。耕者以稻粱食。不必別求魚肉也。陶者以土甔甔。以瓦盆飲。不必別求金與玉也。所謂取諸宮中而用之。可乎不可乎。夫古事與今事。書之可也。佛經也。僧詩也。鬼詩也。而書之。不幾舍布帛而衣牛衣。舍稻粱而食藜藿乎。雖然。傳不傳在書。不在其所書。衣牛衣。衣布帛。等衣耳。煖而已。食藜藿。食稻粱。等食耳。飽而已。然則余之書石者。猶之書古事。書今事。佛經與僧鬼詩也。取諸宮中而用之者。偶然耳。積之既久。子姪輩錄而存之。得若干卷。名之曰偶筆。而書於其端。

金石源流序

今世競言博古矣。上自富貴子。下至草野貧賤之家。莫不言之。凡商周之鼎彝。秦漢之珪璧。未央銅雀之瓦。唐宋元明之畫。柴官哥定永成宣之磁。其博而精者。望而知其妍媸。識其真贋。無髮髮之差。其不精者。亦無不辨其款識。呼其姓名而出之也。而獨於金石之文。則往往謝不敏焉。間有好事收藏者。亦不過觀其缺裂多寡。題跋有無。紙墨新舊。而品定之。其尤精者。則記其剔損轉折離合肥瘦。以爲獨得之傳。若其筆畫之妍媸。其體舉目能辨。若博古家者蓋鮮矣。余生平好金石之文。家貧力不能聚。因遍索收藏家與

通都僻邑之市肆。凡斷碣殘碑。遺墨敝紙。皆諦觀而詳考之。歲月既久。輒能辨其源流。而妍媸真贋。亦或無所逃焉。此余是書之所由作也。夫前代金石之書多矣。大都祖述歐陽公趙明誠集古金石二錄。借碑誌以證史傳之失。而附其廢興之由。惟會州王氏法書苑。與趙子函石墨鐫華。略言其妍媸真贋。而又未能盡。當其所收無幾。不足以成金石之大觀。余乃上自三代。下迄元明。凡爲碑刻。先載其原委。次節題跋之有考核者。而終之以褒貶。其有翻刻贋本。備載於後。各褒貶之。而譏史傳之失者。皆不載。蓋以金石所重者。源流也。辨別妍媸真贋。金石之事也。非其事則略之矣。客曰。夫竭心思耳目之用。以成一書。必期其利已而利人。今子不著博古之書。而矻矻焉于是。其利安在。不幾與好竿而吹瑟者等乎。余應之曰。博古非吾業也。非吾業則習之也不熟。習不熟則攷之也不詳。攷不詳則言之也不當。言不當而筆之于書。其不爲博古家所笑者幾希。金石吾業也。吾幼而習焉。長而審焉。老而寢焉。食焉。優焉。游焉。吾筆之於書。以適吾志。以備吾遺志。以示我子孫。利乎已就多焉。而有時亦或利乎人。子以爲可乎不可乎。若夫見金石而何以能辨其妍媸。別其真贋。則更有在。是編弗暇及也。是爲序。

鐵函齋書跋自序

余好跋金石之刻。歲月既久。合家藏與他所跋者。彙爲一得若干卷。夫前人書跋多矣。自董道廣川書跋後。不下數十家。雖知書者少其言。或未盡合。然證多出焉。余又安能別出新奇。以附益之哉。惟是一代有

一代之收藏。一物有一物之原委。無前人之題跋。不能知其原。無後人之題跋。不能悉其委。是二者相須爲用。而不能偏廢者也。况百年以來。碑刻之出地者。如漢之曹全。六朝之崔敬邕。唐之吳文季輔光。顧良輝。周眞新。府君田午。宛梁府君蕭思亮。王居士張希超。陳司徒者。不可勝數。皆前數十家之所未載者也。而余又遺焉。是金石遇余而厄矣。烏乎可。若跋之合與否。則前人且有營議。而余又何責焉。亦存其說而已矣。

存疑錄自序

古今紀載之書。可信者寡矣。春秋書尹氏卒。公羊穀梁以爲正卿。左傳則以爲隱公之母。楚考烈王。史記言其無子。而司馬貞言楚悍有母弟。猶有庶兄負芻。及昌平君。西子亡吳。或以爲同范蠡。泛五湖而去。或以爲沈之江。史記五帝紀。本紀之大戴禮。世本謂堯舜夏商周。同出黃帝。歐陽永叔作帝王世次圖。辨之。夫紀載如左邱明公羊穀梁太史公戴德。亦可以止矣。而其不可信猶如此。况後之人乎。余鋤口四方。凡所聞見。輒筆之於書。無凡例門類及歲月先後。存之而已。不敢信其必然也。二十年來。得若干卷。名之曰存疑錄。因自序而藏之。客曰。夫信之於己者。人猶且疑之。今子乃自疑焉。更何以取信於人。余曰。愚者千慮。必有一得。前古如司馬子長作史記。班孟堅作漢書。司馬溫公纂通鑑。皆取於前人記載。若稗官野史之類。余不文。又非其時。不能操筆居著作之任。或庶幾書其聞見。比于稗官野史。以冀居其任者採擇。

於萬一焉。自信者錄之。自疑者固勿錄也。而猶以疑名者。天下最易傳者新奇。最難分者曲直。甯敢以已之所信。而信之於天下乎。則今日之疑。不足憑信。亦不足憑也。與其存信而來天下之疑。孰若存疑以冀萬一之信乎。客既退。述其言而書於其首。

蔣退菴遺詞序

甲午春。蔣子湘帆。持其先人退菴先生遺詞索序。時退菴歿已二十有二年矣。康熙初。陽羨陳迦陵檢討。有詞名。以蘇子瞻辛稼軒諸子爲宗。秀水朱竹垞檢討。則以姜白石周艸窗抗之。而世之爲詞者。遂分南北兩宗。退菴倔強乎其間。以詞采發議論。而氣足以運之。居然與迦陵竹垞有鼎足之勢。譬之於山。迦陵匡廬也。竹垞武彝也。退菴則黃山矣。匡廬以爽勝。武彝以幽勝。黃山以奇勝。爽也幽也奇也。皆得天地靈秀之氣。雖游者有愛有不愛。而其爲天下之名山。則一也。憶庚午辛未間。余與諸同人訂交於京師之響鼓廡。退菴實執牛耳。當是時。迦陵已下世。竹垞罷官閑居。方纂經義考。不暇他有所爲。而退菴獨以詞行。凡有贈遺酬答。率以是應之。如所謂燕領虬髯。眼光爛爛者。贈余出塞之作也。嗚呼。爲別會幾何時。而響鼓之流風餘韻。雲散烟消。今退菴墓木且拱。卷中諸君。半化爲鬼。卽幸而存者。亦俱地北天南。音塵希闊。而余亦髮白眼花。窮臥江皋。漠然無所向。今日者。展卷讀之。能無存歿盛衰之感耶。昔歐公爲梅聖俞作遺集序。深惜其羈愁失志。不得用於朝。作爲雅頌。薦之清廟。一篇之中。三致意焉。夫聖俞雖不得用於世。

然生則爲都官員外郎。歿則有歐公者序其文而傳之。千秋之後。無不知有聖俞其人者。不可不謂之幸。若退菴栖栖無所遇。偃蹇抑鬱終其身。其生也。不特不能如迦陵竹垞。遭逢特達。經筆承明。卽欲求爲聖俞而不可得。而其歿也。又無負天下之望如歐公者。爲之表揚爲序。不亦重可哀也夫。不亦重可哀也夫。

晞髮堂詩稿自序

余非詩人也。先君子慨明以八股取士。及其亡也。無一人出死力以捍患。故其出塞也。屬先仲父曰。毋令寶爲八股以應舉。余涕泣而受命。不敢忘。平居無所事。則習爲詩古文辭。而先仲父則又以先君子尙氣節結客。其憤懣不平之氣。每發爲詩歌。卒乃以之致禍。禁勿爲詩。子是雖竊爲之。不敢以示人。長者先生亦無由而教之。先仲父歿。歸故鄉。始發三唐詩讀之。日有所作。積千餘首。乙卯春客吳門。示武進陳子翼。子翼曰。此皆風雲月露之詞。無性情。因勸讀少陵詩。盡焚其所作。而更作之數年。亡友唐鑄萬費燕峯兩先生見之。謬以爲可。各序而刻之。未幾。常熟薛孝穆持余所刻貶廣坐。余聞而察其所貶者皆當。又焚其板而勿爲者數年。己巳歲出塞省親。次其道途之所經。還京師。與當世詩人相贈答。不能不爲之。然非余志也。以是又不終爲戊子夏客黔中。暇取而閱之。雖不足以示人。然時有發於性情者。乃刪而訂之。得若干首。自爲序而藏焉。非敢以詩人自居也。聊以示我子孫而已。昔錢受之侍郎在翰林時。已刻其詩而行矣。一日遇程孟陽於道。執其手而目之曰。才如子者。胡不能詩。侍郎心竊以爲能之矣。邀於家。出所刻示

之。塗乙殆盡。乃折節爲之。而名以成。費燕峯少時。以詩請於田經正。經正不肯言。燕峯令所親延經正於家。而自匿於屏後。竊聽其譏評。於是始棄其學而學焉。經正死。燕峯爲作傳。所謂田圉者是也。余受孝穆之教。焚其板。卒不能折節如侍郎。又不文。孝穆死。不能爲之作傳如燕峯。蓋兩愧之。夫生於今之世。不進而應舉爲八股。則退而隱逸爲詩人。今余旣以先君子之命。不爲八股文。又不能塞良友之望爲詩人。不亦進退無所據哉。執斯卷。惟有浩歎而已。

家庭紀述自序

國有史。又有稗官小說之流。而後一代之事備。家有譜。又有家庭雜記之類。而後一家之事備。蓋稗官小說。補史之缺者也。家庭雜記。補譜之缺者也。然稗官小說。多出於艸野傳聞。其中之可信者。十三四。而可疑者。十常五六。家庭雜記。不出於其身。則出其子若孫。其可信有甚於譜者。然則稗官小說。有國者。可有不可有。而家庭雜記。則有家者。所當必有。而不可或缺者也。吾家自得姓後。代不乏人。在漢則爲三公者四。在南北分家。而顯者比比。是以功德文章。多載國史。天下後世。莫不知之。譜且不必問其有無。況雜記乎。自靜庵公遷安城邨。世逐資海之利。碌碌至今。遂無顯者。高曾以來。半在京師。又遭家國之難。播遷無定。今吾復葬府君於吳。以老布衣。聚子姓而守之。嗚呼。可謂微矣。夫顯而在上。則功德文章。垂之竹帛。微而在下。則嘉言懿行。著之家庭。是則家庭之紀載。與竹帛等。而願以其微而忽之可乎。吾旣撰高曾祖禰

世系志傳。立爲支譜。又取其單詞墜行。不可以入傳誌者。別錄一書。名之曰家庭紀述。而及身之事。有宜示後人者。亦附焉。大抵取其可信而無疑者。隨筆直書。不事粉飾。非稗官小說比也。昔陸放翁欲居劍南。懼失其源本。著爲家世舊聞。極纒綿惻怛之致。迄今山陰陸氏之譜。不知存否。而家世舊聞一書。世多稱之。今吾不文。不能逃放翁之作。可以稱道於世。然欲以補支譜之缺。則庶幾有取於是焉。

餬口編序

士之挾筆墨以游者。運籌於仕宦者帷幄之中。以代其機務。刑名錢穀奏記之司。受其糈以餬口。而沒其姓名於世。此皆士之懷才負智。而甚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。夫古之藩翰賓客。雖自行辟召。拜趨揖讓。不得與藩翰者。爲分庭之禮。然則名於朝。而食其祿。久之。皆得抽擢爲天子用。而展其才智。不可謂不得志於時。今則名不掛吏部之籍。苟不舍是而他圖。則終其身不得見知於天子。故士之懷才負智。非甚不得志於時者。則不屑爲之。余幼遭家難。受先君子命。不習仕進之業。而爭其途。貧無所得食。則挾筆墨以游。而爲人所不屑爲者。得精以爲仰事俯育之資。蓋四十年於茲矣。其職則自機務奏記。以至刑名錢穀之司。其所與游者。則自州佐而縣而州。而按察布政使。而督學御史。以至於總督巡撫。其地則自無錫太倉丹陽吳嘉興肥城秀水大成新泰。以至浙閩齊魯皖黔豫章中州之行中書省。其施諸筆墨者。雖不可以文言。然上自朝堂。下至艸野。內而四民百藝。外而梯山航海之徒。舉凡事幾張弛。利病興除。以及生殺

予誓之事。亦往往因世之仕宦者以見焉。歲月既久。卷帙遂多。乃屬諸子輯而錄焉。名之曰御口編。名其實也。嗚呼。余少壯時。力強年富。奔走四方。不以爲勞。且苦。今老矣。目昏而耳聾。鬚髮皓然。兩足蹇澀。不能行遠。回想三十餘年之中。北渡江淮。汶濟漳衛。南踰嶺並海。西由彭蠡浮湘。涉洞庭之杪。溯辰沅。歷牂柯。夜郎。凍于蝎石。飢餓于七級三台。胼胝于永定清河之間。危于驚濤駭浪。斷冰崩雪。蠻烟延雨之國。而酬接於辮髮椎髻。黥面貫鼻。卉服魚衣。雕題鳩舌之夫。往往百務紛投。五官並用。恍然若夢中事。有不能一一記憶者。吾子若孫。庶幾因是編而得其大概焉耳。

姜仲子焚餘稿序

亡友學在先生。萊陽姜貞毅公之仲子也。貞毅公以建言拜杖。謫戍宜城。未及遣而北京陷。貞毅公將之戍所。暫僑於吳。卒則歸其骨焉。吳人重其行誼。建祠虎阜。而仲子守之。仲子承貞毅公餘烈。青鞋皂帽。落魄不羈。日與山僧遺老爲伍。遇達官貴人。則佯狂恣肆。每以白眼相向。風月之夕。獨坐盤陀石上。歌以當哭。或徹夜不休。及其興盡而歸。則訪之者叩門終日。不應也。蓋仲子之生平如此。故其爲詩。亦以自得爲主。不屑步趨古人。而自與古人合。其沈鬱則似少陵。而非步趨少陵也。豪宕似青蓮。而非步趨青蓮也。綺麗似溫李。蕭疎似韋柳。而非步趨溫李韋柳也。而仲子遂以詩名天下。興之所至。輒有吟詠。舉凡僧寮野店。酒舫旗亭。莫不留題粘壁。而未嘗存稿於家。間有存者。則又多感時澹淚。恨別驚心之句。他時再見。輒

舉而焚之。不欲輕以示人。仲子既歿。其嗣君徧爲搜輯。得近體詩三百餘首。付之剞劂。而索序於余。余與仲子同離家國。而又同僑於吳。三十餘年如一日。讀其詩多矣。其俯仰憑弔。及與一二高人逸士贈答之作。大抵慷慨激烈。可以動天地。泣鬼神。而稿中皆不載。是茲之載。真所謂焚餘者也。嗚呼。仲子忠孝根心。發爲歌詠。真足揭日月而不刊。而乃就予所見者。皆焚而不存。則予所不見而焚者。更不知其凡幾。而所存顧僅止於是。此豈仲子之志也耶。昔謝皋羽往來汐社。慟哭西台。鬱鬱而歿。而嚼髮諸集。自明初而後播。鄭所南作心史。錮以鐵函沈寺井中。至崇禎十一年。始出人間。今仲子焚餘稿。其後人卽能梓于身後。較之無子之皋羽所南。不可不謂之獨幸。而其精神之所在。昔則反焚而不傳。豈其地走天開。犯造物之忌。故爲六丁所奪耶。抑傳不傳。不在焚不焚。梓不梓。而冥冥之中有物焉。以相之。如啼髮集心史之類。會有時而出耶。不然者。仲子之詩。何僅以是傳也。

友人文集序

吳自嘉隆以來。言古文者。莫不宗歐陽公。歸太僕學歐者也。則亦宗之。汪遜翁學歐與歸者也。則又宗之。如其不然。則雖能文如魏叔子。姜西溟。唐歸萬。王崑繩。類皆以爲不足錄。夫歐陽公繼昌黎而起。歸太僕爲有明一代之匠石。宗之誠是也。然因之而遂廢古今之作者。豈可哉。友人某君。自其爲諸生時。卽好爲古文。晚而不遇。益肆力爲之。而不屑屑以歐歸爲宗。予僑於吳幾四十年。與某同里居。而不相識也。乙丑。

春。始見其文一卷於友人所。因往訪之。又以飢驅走四方。不相見者二年。辛卯夏家居。某出其文集案序。乃得盡取而讀焉。大都本諸經而徵諸史。出入於董賈。而沈浸於眉山。故每喜於議論。又留心經世之務。如井田封建風俗水利農荒之類。莫不有原有委。有貫有條。若巧匠之閉門造車。無不合轍也。若田父之量晴較雨。可預計其穡之所入也。若養叔之射。無不洞胸徹札。而郭舍人之投壺百餘。反無一失也。昔魏叔子好取古人行事。設身處地。一一籌畫之。其文曲折謹嚴。而又變化不測。當世之爲古文者。莫能過之。西溟賈實老成。叔子推之在侯朝宗上。歸萬環奇排纂。叔子讀其五行諸篇。爲設座而拜之。崑繩雄姿。汪洋暗啞叱咤。辟易千人。此皆當世所號爲能文者。而吳人往往譏之。何也。以其不宗歐歸。而宗左國。與遯翁不同故也。某君生於吳。而不囿于吳。其所爲論文。與叔子相發明。可謂能審所宗矣。夫文亦何宗。宗其所自出者而已。譬之於祭。子若孫各祭其所自出之祖。斯已耳。如欲自祭其祖。而乃禁人各祭其祖。且必強之相率而祭吾祖。豈非大惑耶。

楚江陶者六十壽序

余少遭多難。兩先人徙寒垣。蓬首垢面。乞食異鄉。以奉祖母。艱苦備嘗。幾不齒于人類。年及壯。始得授室。自謂天下第一窮人也。及遇劉子鰲石于京師。年四十無婦。出無衣冠。遇其祖禰忌日。則從廢簾中出方尺畫像。粘逆旅壁間。伏地哭而奠以杯水。不覺疎然。以爲此真第一窮人也。而不謂楚江陶者。猶自詡窮。